

我搬到南京青云巷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幢旧式小楼,砖瓦木结构,我住楼上一层,楼下有一个院子,长着白玉兰、迎春花等树草。客人来时会在院外小巷里叫门,来访的常客便是钱晓华,他用带有金坛地方的口音叫“储老师”。

夏天,我们会在树下摆两张竹椅聊天;冬天,我们团坐在书房的沙发上长谈。

我挂职到金坛县政府的时候,结识了钱晓华。那时,他在金坛县的边缘山区罗村乡里当通讯员。他的新闻稿发在全国大小报纸上,也算是金坛的一支笔。年轻的他也写文学作品,我看过他写的小说,他虽然是金坛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但作品很有想象,具有先锋意味。

因此,南京大学开办作家班时,我便推荐他到南京来上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辞了工作离乡就读,另需很多的时间为生计而努力,他一度曾帮家乡的茶叶推销,一度曾在行业杂志社当过编辑。只要有空他就来我的

奥希金斯大街的「智利之夜」

刘沙

索尼娅拿过那半瓶酒一饮而尽,在透着月光的黑夜里,对眼前的这位流浪汉说:“今晚你给了我一切,够了。”

后来这个叫索尼娅的女人,成了波拉尼奥一生的朋友,在波拉尼奥的许多作品中都曾经有过索尼娅的影子……

在抵达圣地亚哥的当晚,我便挎着相机驱车前往位于圣地亚哥老城区的奥希金斯大街。如今的奥希金斯大街上有霓虹闪烁的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有贵夫人和新生代的权贵,但大街上更多的是贫民化的小店,原始的酒吧,穷苦的流浪汉和可怜的女人……

在奥希金斯大街两旁的那些黑灯瞎火的小巷子里,我看到并感受到了波拉尼奥在《智利之夜》中描述的圣地亚哥夜晚的情景。

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但街头巷尾的那些夫妻小店依旧开着。店虽然有些破旧杂乱,但是蔬菜水果日用百货倒是样样齐全的。小店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上海,那时上海的邻里街坊不也是开着一家家的夫妻老婆店吗,记得上海人叫伊“烟纸店”。没想到在奥希金斯大街的一个拐角处,在一家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里,竟然让我触景生情了一番。

一个女人在街边游荡,我从她身旁走过。她看我并朝我笑,那一刻我想起了波拉尼奥的索尼娅。姑娘告诉我,她是幼儿园的老师,为了能多挣点钱,她每周六晚上在一家美国人开的夜总会里跳舞。姑娘还有一份工作就是当街头模特,按照流浪画家的要求摆出各种姿式……

一起吃家常便饭,边吃边聊,什么话题都聊,谈得多的是他对未来人生的安排。小钱的生活很现实,肯干,不怕吃苦,但他向往之心很远。有抱负,且脚踏实地,是他日后成功的基石。

小钱决定在南京落脚,并决定开辟他的事业。我们帮他设计,比如开个茶馆,茶馆里的摆设是书,来茶馆多的会是雅客,可边看书边喝茶,可边喝茶边谈书。

小钱开书店了。在茶馆里看书还不如直接卖书给人看。好些年后,小钱的书店越开越大,书店里摆有桌椅,供人喝茶喝咖啡,多少合着我们原来的一点设想。

小钱的书店最早开在南京太平南路,一个门面不大的店铺。我去过书店,总觉那地方冷清了一点,想他独自守在那里,能否赚得到钱拓宽事业、实现抱负?

我几乎没有在他的书店买过书,因为我怕他不愿收我的书款。后来,我的家搬到河西龙江小区,他在河西的新城市广场开了一个分店,我去参观分店

我是在智利著名作家波拉尼奥的小说《智利之夜》中知道并且熟悉了圣地亚哥的这条名叫奥希金斯大街的,它是全智利最有人文气息和历史传承的一条街,见证书录了一个城市太多的苦难辛酸和浪漫情怀……小说《智利之夜》以这条街上的风土人情为蓝本,深刻地刻画和剖析了午夜时分,在这条街上游荡的小偷、妓女、街头艺人和流浪汉……

波拉尼奥为了这部小说的写作,连续三个月与流浪汉们混迹于奥希金斯大街的街头巷角。一个午夜,波拉尼奥与几个醉鬼在街上装疯卖傻,突然边上有个女人把他拽进了屋……完事后,他把半瓶喝剩下来的酒递给这位叫索尼娅的女人并对她说:“姑娘,谢谢你。但今晚我是流浪汉,什么都没有……”

索尼娅拿过那半瓶酒一饮而尽,在透着月光的黑夜里,对眼前的这位流浪汉说:“今晚你给了我一切,够了。”

后来这个叫索尼娅的女人,成了波拉尼奥一生的朋友,在波拉尼奥的许多作品中都曾经有过索尼娅的影子……

在抵达圣地亚哥的当晚,我便挎着相机驱车前往位于圣地亚哥老城区的奥希金斯大街。如今的奥希金斯大街上有霓虹闪烁的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有贵夫人和新生代的权贵,但大街上更多的是贫民化的小店,原始的酒吧,穷苦的流浪汉和可怜的女人……

在奥希金斯大街两旁的那些黑灯瞎火的小巷子里,我看到并感受到了波拉尼奥在《智利之夜》中描述的圣地亚哥夜晚的情景。

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但街头巷尾的那些夫妻小店依旧开着。店虽然有些破旧杂乱,但是蔬菜水果日用百货倒是样样齐全的。小店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上海,那时上海的邻里街坊不也是开着一家家的夫妻老婆店吗,记得上海人叫伊“烟纸店”。没想到在奥希金斯大街的一个拐角处,在一家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里,竟然让我触景生情了一番。

一个女人在街边游荡,我从她身旁走过。她看我并朝我笑,那一刻我想起了波拉尼奥的索尼娅。姑娘告诉我,她是幼儿园的老师,为了能多挣点钱,她每周六晚上在一家美国人开的夜总会里跳舞。姑娘还有一份工作就是当街头模特,按照流浪画家的要求摆出各种姿式……



一熟人,在体制内只是一个处长,退休之后就变成了废人——体制对他照顾得太好了,手下有办具体事的人跑腿,工作需要有专车,凡事动动嘴巴就可以了。突然有一天成为平头百姓,不要说野外生存能力,就是正常的生活能力也成了问题,买菜做饭当然都不会,坐公交地铁也不会,方向坐错还用处长的口气让司机停车。总之衣食住行延伸出来的若干事项,都靠自己“一脚踢”的时候,才发现要重新做人。

人也只有到了这样的境地,才能明白什么头衔都没用,以前看重的文凭、职称、官位、奖励等等都是浮云,只有身体和能力最重要。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位高权重的人,能吃快餐能做微服办事,心里会佩服他们。但也有官不大,却完全脱离生活脱离实际,除了说说空话,办不成任何一件需要亲力亲为的实事。

工作中也会有许多这样的会议,货真价实的“神仙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

时小钱不在,我买了几本书。小钱给我送过书,他知道我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有一次年节,上门拜年,送了我一套金庸全集。

住的地点远了,小钱也忙了,他走南闯北地参观书展、精选书籍,拓宽书店业务。他总是过年时或打个电话或持礼登门,来后依然是随茶便饭,依然是聊他对文学与图书的

观念与理念。小钱办店之初,给书店起名“先锋”,就确定他的书店要有高层次与高品味,绝不走低俗的路。这是一条艰辛的路,是不容易走的路,现在的书店门口有他的一句题词:大地的异乡者。他的内心悲凉而坚毅。他有他的守望,他有他的眼光,他不随波逐流,许多学术类、艺术类、文史类、哲学类等非畅销书,在



▲奥希金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流浪汉画家的作品 刘沙摄

1953年9月,我从杭州奉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被分配到《少年文艺》编辑部工作,从此走上了专业的儿童文学工作岗位,开始了我终身热爱的美好事业。进了出版社,我很快意识到,我的岗位工作和我的业余爱好,在学习进修方面已经完美结合成为一体。我醉心于新的工作,就像醉心于文学创作一样。

我作为一个青年文学写作者,要想成为一个称职的编辑人员,非得刻苦学习不可。进了出版社,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成效、也最令人着迷的学习,使我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增长了才干和知识。出版社的资料室规模虽小,收藏的图书却相当丰富,各种门类的读物,特别是有关少年儿童的读物,应有尽有,使我在阅读中大开了眼界。

都是嘴如喷壶,天花乱坠。只要一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找他便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一脸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机关病”是一级伤残,直接就变成了废人。

因为要做成一件事,有着海量的细节,有着严谨的流程,一个程序没有落实或者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卡住了或进行不下去。所以我们更看重有执行力的人,而不是有好想法的人。

生活也是一样,不仅需要大智慧,而且也是需要学习的。不仅需要正确的“三观”指导,而且每一天都非常具体,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到银行、邮局办事,或者去医院看病开药,作为普通百姓,不能说不艰难不辛劳。但也正因为如此,锻炼了我们的耐心和耐力,人生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啊。

所以当看到有的人从岗位上下来之后,仍要像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样重新回炉,重返现场,实在是百感交集。非常庆幸自己一直都在基层工作,不至于眼高手低,优越感油然而生。

先锋书店里都能找得到。这么走下来,也有二十多年了。

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他的努力终有结果。也不知何时起,先锋书店的影响拓展开来了,常有外地的文友与我见面,就说要去先锋书店看看。文化人逛先锋书店,似乎形成一种时尚。

坐落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旁边的先锋书店,布置得简洁时尚雅致,书架和书桌上摆满书刊画册典籍,椅凳和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看书者。销售的书籍与室内的装潢都彰显着高格调。书店不只是卖书,还辟出一片天地,请著书者做讲座。来做讲座的多有名家,有白先勇、陈丹青、章诒和、洛夫等。这一点我的感受颇深,我的儿子是一家报纸

一直以來都喜欢一种感觉,车上看风景。不论是骑着自行车,还是坐公交车,不论是坐大巴,还是坐火车。我都喜欢朝窗外望,喜欢看路两边游走的风景。从小在乡下长大,骑着自行车出行是一种习惯,我喜欢那种“野”的感觉,喜欢骑车去兜风的心情,顽皮的时候,还可以耍耍车技。我喜欢一边骑,一边仰头看,看远处的田野,看更远处的山峰。

坐大巴、公交车或坐火车的时候,我总喜欢挑一个靠窗的位置。当车子开动时,我的心情也随着风景开始忙碌于路边的风景。窗外的风景会为自己打开另一个世界。

坐大巴回老家的时候,总是迫不及待地让窗外熟悉的风光涌入眼睛,这可

《少年文艺》编辑部人手很少,因而晚上也得经常加班。住在我当时还是一个单身汉,就住在出版社作为集体宿舍的一间小阁楼里,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丝毫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我还见缝插针地坚持着写了一部中篇儿童小说,在北京的一家大型出版社顺利出版了。此外,在我身边,竟有那么多学有专长的好老师。陈伯吹、包蕾、李楚城、任溶溶、李俊民、黄衣青、方铁群、赵蓝天等等,都是我在书报上经常见到的名字和心仪已久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或儿童画家。如今他们都成了我的同事或领导,天天见面,一起工作和开会,这使我仿佛身处在一

个难以相信的美梦中。当年10月上旬,我的弟弟,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的任大霖,也从杭州奉调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使我们成了“兄弟+同事”。社长郭云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干部,为人平易近人,脸上时时带着笑容。整个出版社当时还只有四十几位职工,全社大会就在社长室兼经理室里召开。当时出版社的房子就是一栋漂亮的三层楼花园洋房,屋前长方形的草坪很大,不小于好几亩地,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从会客室向花园望去,仿佛置身在一幅十分优美的风景油画中。

每天上、下午工间休息时,全体职工就在大草坪上一起做

竹林的新作《魂之歌》(连载于2012年9.10期《中国作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云南边境外的故事。知青逃犯刘强误闯神秘的山青族部落,被美丽的嘎德公主爱上,却又被下了蛊;在公主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件能发出绿光的山青族的宝物。宝物是来自外星球、拥有特殊能量的魔石。与此同时,山青族的巫师也在觊觎这魔石。巫师其实是一位落难的大陆科学家,名叫刘仁祥。两人设计逃出了山青族,但却遇到了更多的困扰……他们也在善恶的纠缠中,追寻着各自的信仰。

继《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之后,上海女作家竹林,又以一部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魂之歌》,对牵扯到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

小说的主线是围绕着魔石展开的惨烈角逐。随着人物的行踪,我们见识了景颇人的善良,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之舞,额上纹有绿蝴蝶的山青公主的柔情,关于沙姆巴拉的神秘传说……同时也看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科学家刘仁祥的科研成果被剽窃,申诉无门反遭政治迫害,沦落边境域外受尽磨难,人性被扭曲;知青艾蛟由热血青年蜕变为贩毒大王;女知青皎皎惨死橡胶林中;傣族女子依拉娉丈夫被错杀伸冤无门;嘎德公主为救刘强中了本族人的毒箭……然而小说写悲剧不是简单地展示苦难,而是对人性的透视和开掘。投诉无门的依拉娉在绝望中怀疑自己“究竟是人还是鬼?”她现身一场批斗会为丈夫讨公道,并狂笑着宣布自己是鬼。一个弱女子的反抗,与竹林另一部小说《女巫》中那位悲苦无告、不得已让神灵附体来伸冤的农妇须二嫂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令人联想到福柯笔下的那些“碎片化”的“非人”。竹林让她的人物承载了那个悲剧时代的全部谬误和黑暗,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专制主义制造的悲剧,使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意义。

作品在展现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显示人性的沉沦与拯救的同时,注入了以人间大爱为主旨的宗教情怀。作家以一颗宽容善良的心的抚慰着蓝色星球上失魂落魄的人们,努力开启一条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阡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追问,便成为小说深层蕴含的哲学意蕴。

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感受着作家温婉纯净的笔墨,你会不知不觉走进一个传奇天地;那悬念丛生中的一脉温情,刀光剑影里的酣畅淋漓,坐而论道时的淡泊宁静,尘埃落定后的波澜不惊,所传递给你的爱的喜悦,令人竟有几分奢侈的感觉!毕竟,在一个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能读到如此沉静的文字,能从阅读中收获一种满足与幸福感,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只有引导人们走向道德和虔诚的艺术创造才是正当的。

车上看风景

厉勇

陌生的房屋。火车会把自己带到远方,流浪的心总会因此得到满足。也许挤公交车相对要痛苦一些。但是,总有一些城市,总有一些地段,是可以坐过公交车,也可以欣赏风景的。这是一座城市的独特之处,很能吸引人。前几天,因为去陌生的地方看望朋友,我第一次坐那条线。公交车从有茂密高大梧桐树的曙光路开始行使,一路上,渐入佳境。最绝妙的是,公路有五六处有坡度的地方。每当这时,公交车像是上了轿子,一滚而过。这让我想起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描述的公路,公路一直向风景深处延伸,很安静。这样的地方,也许是一个个美好故事的发源地。

广播操;中午,职工们都忙着抢打康乐球、乒乓球或玩棋牌游戏,文体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附近电影院如若放映好电影,工会干部就让我们事先登记购票。遇上节假日晚上,还在饭厅里举行联欢舞会,使我从一个门外汉渐渐学会了跳舞。可以说,业余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很有一点大家庭式的温馨气氛。

岁月匆匆,从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社到现在,已有60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建社初期的情景,无论是工作、学习、业余创作和生活等等,都使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成了我永世难忘的美好回忆!

小读者们的拥戴和他们眼中的校园给作者灵感,明请看本栏。

永葆天真

勾魂摄魄的《魂之歌》

史择戈

竹林的新作《魂之歌》(连载于2012年9.10期《中国作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云南边境外的故事。知青逃犯刘强误闯神秘的山青族部落,被美丽的嘎德公主爱上,却又被下了蛊;在公主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件能发出绿光的山青族的宝物。宝物是来自外星球、拥有特殊能量的魔石。与此同时,山青族的巫师也在觊觎这魔石。巫师其实是一位落难的大陆科学家,名叫刘仁祥。两人设计逃出了山青族,但却遇到了更多的困扰……他们也在善恶的纠缠中,追寻着各自的信仰。

继《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之后,上海女作家竹林,又以一部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魂之歌》,对牵扯到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

小说的主线是围绕着魔石展开的惨烈角逐。随着人物的行踪,我们见识了景颇人的善良,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之舞,额上纹有绿蝴蝶的山青公主的柔情,关于沙姆巴拉的神秘传说……同时也看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科学家刘仁祥的科研成果被剽窃,申诉无门反遭政治迫害,沦落边境域外受尽磨难,人性被扭曲;知青艾蛟由热血青年蜕变为贩毒大王;女知青皎皎惨死橡胶林中;傣族女子依拉娉丈夫被错杀伸冤无门;嘎德公主为救刘强中了本族人的毒箭……然而小说写悲剧不是简单地展示苦难,而是对人性的透视和开掘。投诉无门的依拉娉在绝望中怀疑自己“究竟是人还是鬼?”她现身一场批斗会为丈夫讨公道,并狂笑着宣布自己是鬼。一个弱女子的反抗,与竹林另一部小说《女巫》中那位悲苦无告、不得已让神灵附体来伸冤的农妇须二嫂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令人联想到福柯笔下的那些“碎片化”的“非人”。竹林让她的人物承载了那个悲剧时代的全部谬误和黑暗,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专制主义制造的悲剧,使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意义。

作品在展现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显示人性的沉沦与拯救的同时,注入了以人间大爱为主旨的宗教情怀。作家以一颗宽容善良的心的抚慰着蓝色星球上失魂落魄的人们,努力开启一条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阡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追问,便成为小说深层蕴含的哲学意蕴。

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感受着作家温婉纯净的笔墨,你会不知不觉走进一个传奇天地;那悬念丛生中的一脉温情,刀光剑影里的酣畅淋漓,坐而论道时的淡泊宁静,尘埃落定后的波澜不惊,所传递给你的爱的喜悦,令人竟有几分奢侈的感觉!毕竟,在一个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能读到如此沉静的文字,能从阅读中收获一种满足与幸福感,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只有引导人们走向道德和虔诚的艺术创造才是正当的。

车上看风景

厉勇

陌生的房屋。火车会把自己带到远方,流浪的心总会因此得到满足。也许挤公交车相对要痛苦一些。但是,总有一些城市,总有一些地段,是可以坐过公交车,也可以欣赏风景的。这是一座城市的独特之处,很能吸引人。前几天,因为去陌生的地方看望朋友,我第一次坐那条线。公交车从有茂密高大梧桐树的曙光路开始行使,一路上,渐入佳境。最绝妙的是,公路有五六处有坡度的地方。每当这时,公交车像是上了轿子,一滚而过。这让我想起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描述的公路,公路一直向风景深处延伸,很安静。这样的地方,也许是一个个美好故事的发源地。

广播操;中午,职工们都忙着抢打康乐球、乒乓球或玩棋牌游戏,文体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附近电影院如若放映好电影,工会干部就让我们事先登记购票。遇上节假日晚上,还在饭厅里举行联欢舞会,使我从一个门外汉渐渐学会了跳舞。可以说,业余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很有一点大家庭式的温馨气氛。

岁月匆匆,从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社到现在,已有60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建社初期的情景,无论是工作、学习、业余创作和生活等等,都使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成了我永世难忘的美好回忆!

小读者们的拥戴和他们眼中的校园给作者灵感,明请看本栏。

永葆天真

